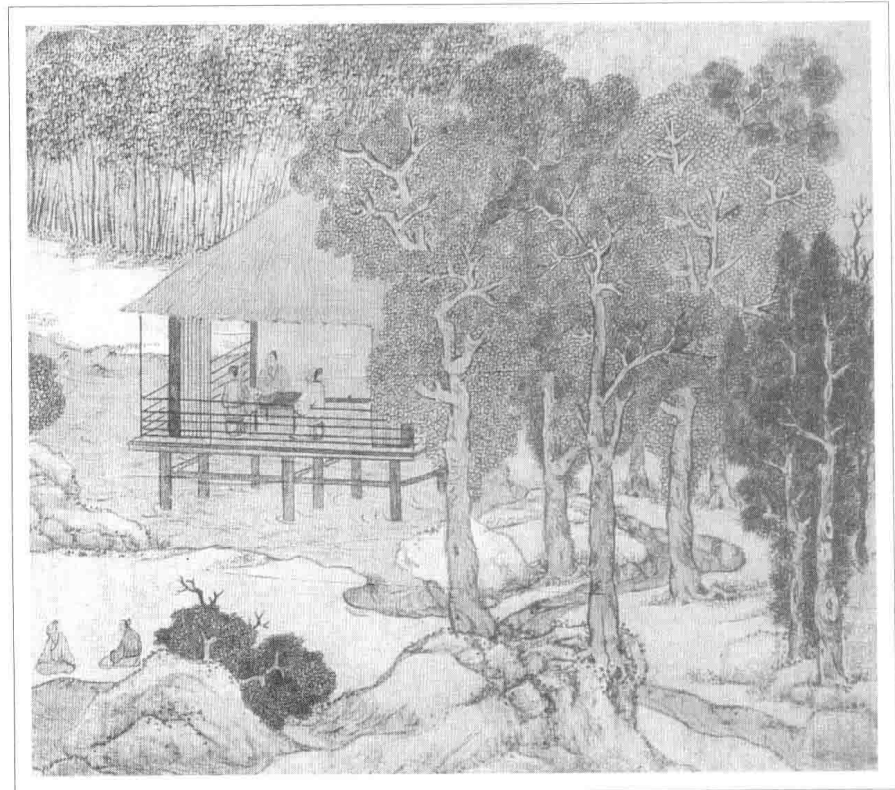




涪上脞谭

巴蜀文化与文献论集

胡传淮 著





胡传淮，1964年8月生，号芝溪，四川省蓬溪县人。文学学士。著名文史学者，巴蜀文化研究专家。长期致力于蜀中历史名人、巴蜀文化和地方文献的挖掘搜集与整理研究。出版专著《张问陶年谱》、《张问陶资料汇编》（合编）、《张问陶研究文集》、《船山诗草全注》（合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张鹏翮研究》、《张文端公全集注》、《张问安研究》、《王灼集校辑》（合编）、《南明宰相吕大器》（合编）、《诗书画大家吕潜》（合编）、《榜眼李仙根》（合编）、《遂宁风雅》、《遂宁县志校注》（合编）、《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赤城春秋》、《遂宁历史名人研究》、《芝溪集》等七十余部，发表论文、诗词、文史随笔三百余篇，共计八百余万言。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三项，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十余次。其专著发行至欧美、日本、韩国及我国港澳台等地，深受学界好评。

序 言

我与胡传淮先生是通过“张问陶”相识的。多年来持续不断地收到他关于张问陶的研究成果，拜读之余，获益良多。这样的交流积累至去年，终于在四川蓬溪县主办的纪念张问陶诞辰 250 周年学术会议上，第一次有机会握手问好，自然一见如故。今年忽又收到他的《涪上脍谭：巴蜀文化与文献论集》文稿，并嘱我写序，这本来是决不敢当的，但或许是上述如见故人的原因吧，接信后竟毫不拘谦地一口应承下来。

我对传淮先生的亲近之感，缘自我们共有的那一份敬畏历史传统的挚情。他是四川蓬溪人，又在蓬溪县政协文史委担任领导工作。他充分运用政协从事文史工作的便利条件，从文献的搜集整理入手，数十年间，心无旁骛地致力于当地明清人物和家族文化的研究，积累了可观的学术成果，发表各类文稿 800 余万字，其中尤以大诗人张问陶和蓬溪张氏一门的研究最见系统，不仅有功于开掘与接续当地的文史传统，也有以嘉惠全国清代文史研究界。这方面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早已为人所熟知和乐道，固不必再由我来赘言。

现在这一本《涪上脍谭：巴蜀文化与文献论集》，是他历年来文章的精选，视野远溯至唐宋，人物也扩而及于释道、闺秀，所结缀而成的历史图版更加完整和细密，而依旧不变的，仍是他那一份热爱乡土先贤的人文情怀。

传淮先生此种勇于肯定历史传统的精神，最契我心。我国近百年来，从“打倒孔家店”到“批林批孔”，民族固有的价值观早已在无情无理性的批判中千疮百孔。继承传统文化的所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原则，蜕变为有“去”无“取”，“精华”“糟粕”不分，甚至颠倒为取“糟粕”而去“精华”，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大破坏。我是身历其事者，其间曾经产生的幻灭感是只有过来人才能体会的。所以在“文革”后，我作为一位高校文科教师和学者，对传统文化坚持采取一种“接续”为主的建设性立场，与传淮先生可谓志同道合。

中华文化历时五千年，其实较之其他文明，经受了“时间”这一最后的法官远为苛严的审判，形成并留存下一整套以“人”为核心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准则信条。这二者之一

的传统生产方式，经过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已为新的西式生产方式所转换，其不可逆转的必要性与巨大的成效，大抵已成为事实而基本被接受了。但这一生产方式的转换，是在上述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被扫荡殆尽的空白或曰废墟上进行的，这就造成了当下中国人面临着文化价值观重建的两难之境：是继续无根状态盲目顺应新生产方式呢？还是接续历史之“根”以求与新的生产方式化合？显然我们已经逐渐在由前者向后者过渡。现在提出中华民族要复兴，此一“复”者，即原有“根基”之谓也。从前陈寅恪先生在“举世滔滔”之时，于吾中国文化之定义的《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抉发其“抽象理想最高之境”，而通于现代普世价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见其《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诸文）。晚近又有学者梳理中国文化的发展轨迹，指出孔子儒家学说在先秦至西汉形成第一个高峰之后，继而融合超越东汉以降外来佛学的挑战，又在两宋达成程朱理学的第二次辉煌；并预言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能否继续前行，端看如何因应自清道光以还面临的西洋知识之学的挑战，今天则仍还处在此一未定而仍可乐观的过程之中（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诸文）。两位学者的这两个极大之议论、极大之判断，贯通古今中西之学行，颇有指导践行的现实意义。任何一个社会要想摆脱它的历史文化传统来从事“现代化”建设，不但想法极其愚蠢，而且事实上也是绝无可能的。

正是怀持此种文化复兴的信念，我有幸遇上传淮先生这样一位孜孜于接续家乡历史文化传统的勤奋的学者，去年在蓬溪又亲身领略到当地热心文化建设的种种举措，比如蓬溪县城奎阁广场上的张鹏翮塑像出自政府之力，而遂宁市船山区河沙镇赤岩沟村的张鹏翮铜像直接出自村民之手。蜀中上下对于历史的这种热忱都是得风气之先的，这也或许可以解释传淮先生何以生活其间如鱼得水的原因吧。

当然，接续历史传统是一项精深的文化工程，需要眼界和学识。像遂宁张氏家族中张鹏翮的事功、张问陶的诗艺，都已超出乡曲的范围，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都已是所谓“天下士”了。传淮先生和当地有识之士有鉴于此，很早就邀集四川学术界同仁成立研究会，又屡次召开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多部文献资料集和研究论集，表彰先贤而又不为乡贤讳，始终不失学术研究的高度和大公性质，这在当下的地方文化建设中已变得最不易做到了。我去年在遂宁张问陶学术研讨会上曾引用前人之语，批评船山的名作《宿宝鸡县题壁十八首》“词屡换而意不换”（康发祥语），又指出船山诗拘泥于“思家”的主题而曾招致“村妇”（裴景福语）的骂名，都不免刺耳，但传淮先生等都不以为忤，当时即深切地感受到了此种泱泱公心。现在细思之，这应该也是我对传淮先生感觉亲切的更为内在的原因吧。

传淮先生的这一部《涪上脍谭：巴蜀文化与文献论集》，所收琳琅满目，以罗致排比文献材料见长，一如他以往的风格。一册在手，涪上人杰尽收眼底，为学术界开展进一步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便。我因疏于学识，虽有缘先睹为快，却提不出多少有益的意见，在此惟对传淮先生的成绩表示钦佩和祝贺之意。

张寅彭

乙卯仲秋识于沪西默墨斋

目 录

序 言	张寅彭 (1)
-----------	-----------

船山探析

简论张问陶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3)
洗百年奇冤，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	(14)
张问陶批点《杜诗论文》辨伪	(19)
张问陶与刘大观交游考	(23)
张门三才子探考	(37)

世系年谱

明代礼部尚书加武英殿大学士席书世系	(47)
吕潜年谱简编	(53)
张鹏翮年谱	(65)
张船山世系	(81)

诗人世家

明代遂宁席氏家族诗人初探	(93)
明代遂宁黄氏家族诗人初探	(99)
明代遂宁吕氏家族诗人初探	(104)
清代遂宁张氏家族诗人初探	(111)

清代遂宁张氏家族诗歌简论	(123)
清代蜀中第一家遂宁黑柏沟张氏家族探析	(131)

巴蜀俊贤

唐代高僧船子德诚及其《拨棹歌》	(143)
宋代高僧云门宗大师重显及其著述考	(154)
宋代理学家傅耆学行考述	(161)
元代文学家谢端白考	(173)
明代著名诗文书画家王璿评介	(182)
明代最杰出的女散曲家黄峨述论	(189)
明代学者西蜀诗联名家任瀚事略	(194)
南明宰相吕大器生平考述	(199)
明末清初著名诗书画家吕半隐析述	(211)
明代遂宁进士考	(218)
李仙根生平考述	(228)
清代榜眼李仙根与邓小平家族	(237)
清代女诗人杨继端考略	(241)

家谱文献

民国本《遂宁张氏族谱》脍谭	(253)
民国本《蓬溪河西钟氏族谱》刍议	(261)

涪上人文

遂宁市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及其研究与开发	(273)
遂宁历代显宦及鼎甲考录	(295)
宋代遂州文化概览	(302)
古代遂宁诗歌文化初探	(310)
李时珍与蜀中蓬溪	(320)
重修张船山墓记	(327)

研究概览

宋代遂宁人物研究综述	(333)
明清遂宁五大家族及研究综述	(342)
两百余年来张船山研究综述	(355)
张问陶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	(370)

附 录

胡传淮：清史研究视野里的张问陶文化世家	钟永新 (379)
胡传淮创作年表	(391)
后 记	(400)

船
山
探
析

简论张问陶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祖籍清代四川遂宁县黑柏沟（今遂宁市蓬溪县金桥镇黑柏沟两河口翰林村）。其高祖张鹏翮（1649—1725），清代康熙、雍正朝名臣，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清史稿》有传，《辞海》有简介；曾祖张懋诚（1667—1737），官至通政使、署工部右侍郎；祖张勤望（1694—1757），官至山东登州知府、署登莱青海防兵备道；父张顾鉴（1721—1797），官至云南开化知府；兄张问安（1757—1815），号亥白，清代诗人，著有《亥白诗草》；妻林颀，字韵微，号佩环，清代四川布政使林俊女，著有《林恭人集》。

张问陶于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二十七日（公历6月26日）生于山东省馆陶县（今山东省聊城市冠县北馆陶镇）。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检讨。嘉庆十年（1805），官江南道监察御史。嘉庆十五年（1810），出任山东省莱州知府。嘉庆十七年（1812），辞官。嘉庆十九年（1814）三月四日（公历4月23日）申时（15时至17时），病逝于苏州，享年51岁。后归葬故里四川遂宁两河口（今蓬溪县金桥镇翰林村两河口）祖茔。其生平可参见拙著《张问陶年谱》（巴蜀书社2000年初版、2005年修订再版）。

张问陶著有《船山诗草》20卷，清嘉庆二十年（1815）刊行；《船山诗草补遗》6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刊行，两书共收诗3000余首。1986年，中华书局将《船山诗草》（包括《补遗》）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出版，2000年重印。这是目前最完备、最通行的张问陶诗集。2010年，巴蜀书社出版了成镜深、胡传淮等人注释之《船山诗草全注》，150余万字，这是迄今最完整的船山诗集注本。

一、从古今学者对张问陶的评论看张问陶在清诗史上的地位

清代著名诗人袁枚（1716—1798）在《答张船山太史书》中云：“诗人洪稚存太史，

旷代逸才，目无余子，而屡次来信颂执事之才为长安第一。”“以执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谦，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其《答张船山太史寄怀即仿其体》诗曰：“忽然洪太史，夸我得奇士。西川张船山，槩槩大才子。”

袁枚系乾隆诗坛盟主、性灵派主将，暮年因洪亮吉的推荐，才与船山神交，并云：“吾年近八十，可以死，所以不死者，以足下所云张君诗犹未见耳！”袁枚视船山为生平“第一知己”，可见船山之才，非同一般。

著名学者王昶（1724—1806）《长夏怀人绝句·张问陶》云：“匡庐游罢更东还，如雪麻衣泪点斑。此去东华坛坫上，何人诗笔配船山？”著名学者朱为弼《蕉声馆文集》卷五《族侄仁荣桂轩小稿序》云：“居春明十有余年，见都人士之为诗者，惟服膺张船山、鲍双湖两先生，其诗皆以古谊抒写性灵者也。”足见船山诗盛传于世，名在人口，表明船山在乾嘉诗坛有崇高地位。

清代著名学者吴锡麒（1746—1818）《哭张船山三首》诗云：“清夜虚堂共一尊，诗留壁上待招魂”（其一），“仙佛岂能逃劫数，文章此后歇波澜”（其二），“如此惊才仅中寿，问天何苦更生才”（其三）。其《古雪诗钞》序云：“余在都下，与张船山侍御为莫逆交……读其诗如龙跳虎卧，令人色然而骇。”其《寄张船山》云：“大集为必传之作，魁奇排冢，横绝古今。”说明船山诗雄直刚健，大气豪放。

清代著名学者洪亮吉（1746—1809）云：“张检讨诗如骐驎就道，顾视不凡。”其《题张同年问陶诗卷》云：“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谪仙和仲并庶几，若说今人已无偶。”李白号称“谪仙”，苏轼字和仲。洪亮吉认为船山可以和李白、苏轼并美，乾嘉诗坛所有诗人无人能及，故船山在当时即“有青莲再世之目”，“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清诗人查有新《张船山太史》云：“偶然玩世东方朔，再世狂吟李谪仙。”其《船山先生五十》云：“岷峨秀气绝人寰，又见坡翁出世间。”其《哭张船山太史》云：“文章雄绝冠西川，万丈灵光万古传。”清人刘大观（1753—1834）《题张船山〈滦阳纪行〉诗后》云：“剑外何人接大苏，遂宁胸次走骊珠。笔如泉涌神先到，语不雷同趣自殊。”清末蜀人江椿《遂宁道中怀张东莱》云：“才子兼循良，百年也无两。我欲祠髯苏，惟公得配享。”可见，人们向来是将张问陶与苏轼相提并论的。船山亦每以东坡自况，云：“古今得失常相左，前有东坡后有我。”张船山在诗书画三方面的成就，远超蜀中明代杨升庵、清代李调元，直追宋代苏东坡，故后世将苏轼、张问陶并称为“苏张”。

清代著名蒙古族汉文诗人、诗歌理论家法式善（1752—1813）在《拜东坡生辰船山画公像》诗中赞船山：“峨眉秀色钟吾友，诗画当今无对手。”在《乐游诗·张船山检讨》中称船山：“太白仙去东坡死，大笔淋漓属吾子，玉堂人物哪有此？”诗人李鼎元（1751—1814）云：“船山阮籍流，天才自雄放。脱略同辈中，别具清狂状。”著名书法家伊秉绶

(1754—1815)《张莱州船山》诗赞船山：“峨眉山上仙，谪为宰相系。彩笔星斗芒，宝剑春坊字。”诗人杨芳灿(1754—1815)《积雨柬张船山检讨》云：“君昨示我诗，旷代惊奇才。猛炬出犀焰，寒星迸骊胎。我如获至宝，摩挲日千回。”著名诗人吴鼐(1755—1821)《有问船山诗论定何如者叠前韵答之》诗曰：“森森玉树竟摧残，句里精华不可刊。当日知己千载有，此才直恐再生难。盛名只益无年憾，生气终如现在看。独惜集成知己逝，仓山心事不曾完。”又《船山寓吴中病疟讯以诗戏仿其体》云：“诗名太大鬼都嗔，老杜韩公有替人。”诗人、书法家王芑孙(1755—1818)《张船山问陶见示〈乞假〉〈还山〉诸集辄作二诗奉柬》赞船山云：“同年张检讨，诗才世莫敌。毅然洗万古，破空出奇特。海内孙与洪，睹子尚辟易。”又《张亥白孝廉问安船山检讨问陶》诗云：“自古奇才必生蜀，船山在今麟一角。”其《酬张亥白问安》诗又云：“渊云自古非一姓，今者蜀士称二张。世无欧梅有轼辙，处子未嫁诚何伤。”著名诗人宋湘(1756—1826)《见张船山归田诗卷因次其韵》云：“记说当年掣海鲸，看君挥手上层城。世无李杜千秋业，人有江河万古情。”其《送张船山前辈出守莱州即次留别元韵》云：“等身著作几曾贫，蜗角功名泰岱尘。当日改官先已错，而今何铁铸诗人。”从中可以概见船山时望之高、成就之大。

清代状元、著名学者石韞玉(1756—1837)《船山以诗见遗奉答四绝》诗赞船山：“遂宁太史以诗鸣，小草何嫌换旧名”(其一)，“醉中骑马长安市，错被人呼李谪仙”(其二)，“冰雪聪明铁石心，诗名远播到鸡林。太平黼黻将谁属，司马高文冠古今”(其三)。其《灯下读同年张检讨〈船山诗集〉后》云：“一番开卷一番新，活色生香十指春”(其一)，“早知青史归迁手，愿聚黄金铸岛身”(其二)。其《题张船山画〈钟馗送子图〉》云：“莱州太守神仙姿，作诗上与青莲期。出其余技托绘事，神妙至与造化师。”其《悼船山同年三首》云：“灵运生天竟我先，空传诗卷五千篇”(其一)，“才似张衡信绝伦，即论为政亦超尘”(其二)。说明船山天才踔厉，价重鸡林。

清代诗人朱文治(1760—1845)《书船山纪年诗后》云：“满纸飞腾墨彩新，谁知作者性情真。寻常字亦饶生气，忠孝诗难索解人。一代风骚多寄托，十分沉实见精神。随园毕竟耽游戏，不及东川老史臣。”朱氏认为船山诗歌抒发真性情，表现忠孝，多有寄托，还表现时事，语言清新自然，生气涌出，精神飞扬，风格沉郁，没有以游戏为诗的毛病，超过了创作有游戏之嫌的随园(袁枚)。

清代诗人吴树萱《题张船山问陶诗稿》云：“一官愁煞苦吟身，下笔真能泣鬼神。岂假安排成间架，翻从刻划肖天真。山灵笑我来非分，诗史如君替有人。死矣铅山(蒋心余前辈)简斋老，后来端合喻樵薪。”赞美船山诗能“泣鬼神”，堪称“诗史”，可与铅山(蒋士铨)、简斋(袁枚)并驾齐驱。著名诗人鲍文逵(1765—1828)《呈张船山先生》云：“太守人传是谪仙，东来文采动星躔。一泓海水摇波绿，九点齐州落笔烟。”著名诗人何道

生(1766—1806)《题张船山检讨问陶诗卷》云:“船山之诗无不有,笔大如椽胆如斗。腕底千篇万篇走,笙磬钟镛一齐吼”,“想当下笔风雨快,毫端倒注三峡泉。前追元亮后青莲,乖崖和仲时相先”,“孰唐孰宋孰汉魏,非鬼非佛非神仙。开口要令鬼神哭,落笔便与风霆缠。才人奇横有如此,人不至此疑自天”,“我读君诗侵五更,一灯微哦悄无声。忽逢佳处叫奇绝,不觉屋瓦都震惊”。将船山诗与元亮(陶潜)、青莲(李白)、乖崖(张咏)、和仲(苏轼)相比,说明船山诗气势磅礴,感人肺腑。

清代著名诗人吴嵩梁(1766—1834)《香苏山馆全集·诗话》卷二云:“(张船山)七律尤妙,述怀叙事,沉透能到十分,吐属生新,音节悲壮。忽如猛将斫阵,忽如高士参禅,忽如舞女簪花,忽如仙人吹笛,别有一番悟境。五律亦多名句可采。”著名学者许宗彦(1768—1818)《题张太守船山问陶诗草》云:“光芒煜爚腾户庭,灵风肃肃几上生。一编突兀船山草,使我夜半心魂惊”,“诵到船山佳绝处,廿年惆怅空闻名。一代诗才指可屈,黎黄孙洪皆杰出。笔底寻常迴万牛,眼中往往无前哲。如君真足与之敌,丈夫磊落写胸臆”。诗人史善长(1768—1830)《题张船山诗草》有云:“一空唐宋格,畅达古今情”,“狂舞天为笑,悲歌剑欲鸣。妙莲花供奉,低首拜先生”。著名诗人陈用光(1768—1771)《赠张船山太史问陶》云:“分得眉山八斗才,鼎立三家俱跋扈”,“我见决知是公作,世无袁蒋谁纵横”。其《喜晤张船山前辈》云:“画为写意高人笔,诗是登坛大将才。”诗人陈文述(1771—1843)《张船山太守自莱州乞病侨寓吴门》赞船山:“早年观中朝,才笔凌王侯。”其《挽船山太守》云:“十年京洛问骚坛,第一才人压建安。自有诗名齐李杜,即论文望亦苏韩。”诗人王衍梅(1776—1830)《书船山集二十韵》云:“微官淹岁月,大集照乾坤。”其《次韵谷人先生哭船山侍御三首重书船山集》云:“长忆词源万斛宽,漫劳屈宋作衙官。名场断送狂生易,诗境消除霸气难”(其二),“肠断渡江吴祭酒,萧骚白发哭惊才”(其三)。著名诗人杨铸(1778—1847)《虎丘访张丈船山留饮青山楼》云:“四海竞传奇句早,一楼如待谪仙来。特生此笔留诗史,已遂名山惜吏才。”其《横波舫同渊如船山两丈作》云:“酒阵才停笔阵来,青山红树亦低回。可知今夕非荒宴,都是乾坤有数才。”清诗人汪铨《题张船山太守诗草》云:“爱此凌空笔一枝,当年三绝画书诗。文章浩荡苏和仲,才略纵横杜牧之。”可想其才之横绝一时。

清代天津诗坛盟主梅成栋《捧读船山老夫子大人尊诗》云:“吐凤文章五色裁,高吟传遍谪仙才。一时价高津门纸,争写先生诗稿来。”又云:“蜀江从古有才名,妙笔谁传天地情?千尺峨嵋钟秀气,青莲以后属先生。”清诗人乐钧称船山为“诗仙”,云:“诗仙师造物(船山有小印曰‘师造物’),为写《闲居图》。”又在《东窗杂诗和芙初》中云:“近代诗歌推船山,醉吟不减李青莲。”屡将船山誉为清代李太白。清诗人王祖昌《题张船山太史宝鸡县题壁诗后》云:“忍读新诗泪满缨,当朝史诗属先生”,“从今国史添清议,工部

千秋有替人”。这是将船山与杜工部并称，认为船山是真正继承了老杜传统的伟大诗人。

船山才名不仅在国内广泛流传，“四海骚人，靡不倾仰”，在国外传播亦广，高丽、琉球争购其诗：“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十八日，朝鲜诗人朴宗善（1759—？，字菱洋）在罗聘（扬州八怪之一）寓所见到船山诗一卷，爱不释手，并投诗船山云：“曾闻世有文昌在，更道人将草圣传。珍重鸡林高纸价，新诗愿购若干篇。”诗中将张船山类比为文昌，可见评价之高。船山和诗云：“性灵偶向诗中写，名字宁防海外传。从此不妨焚剩草，郁陵岛上有遗篇。”朝鲜诗人、书法家尹仁泰还为船山之书斋“怀人书屋”题匾，船山赠其诗云：“写以朝鲜使，天涯若比邻。”二人归国时，携去船山诗集。从此，朝鲜半岛上又有了中国性灵诗作。嘉庆六年（1801）四月，朝鲜著名诗人、史学家柳得恭（1748—1807）出使来京师，渴望拜访船山、求取船山诗并为船山画扇题词。故船山从弟张问彤（1768—1832）在《秋怀船山》诗中云：“狂得时人骂，诗从外国知。”清人陈一沔《题张船山〈南台寺饮酒图〉》云：“遂宁公子张文昌，文笔画手皆佳妙。”清诗人宋之睿《跋张船山先生宝鸡题壁十八首诗后》云：“眼底早轻程不识，毫端直接李青莲。生逢盛代诗无祸，价重鸡林句远传。”清人张复旦《船山字》云：“外夷曾费千金求，而今片纸若麟凤。”清诗人张吉安《题船山庶常〈出山小草〉，即以留别》云：“姓字几曾通狗监，文章早已播鸡林。眼中落落轻余子，海外何妨足赏音。”自注云“近稿为朝鲜使臣购去。”日本出现了和刻本《张船山诗草》与和刻本《清三家绝句》两书，船山诗在东南亚广泛传播。日本嘉永元年（清道光二十八年，即1848年）和刻本《张船山诗草》问世，该书全套七册，16开，线装，此为日本所见的早期船山诗刻本，和纸刻印精美，带藏书印。明治初年，日本诗坛领袖森春涛将张船山、陈碧城、郭频伽的绝句选编成《清三家绝句》，小野湖山《序》曰：“春涛森翁所选三家绝句，三家为谁？曰张船山，曰陈碧城，曰郭频伽，皆近世巨匠。”张船山在日本诗界由“名家”一跃而为“巨匠”。《清三家绝句》为日本明治时期汉学家森春涛手抄，其子森槐南校。《清三家绝句》中，选张船山绝句165首、陈碧城绝句200首、郭频伽绝句174首，总计539首。1878年，日本茉莉诗店刻。可见，在乾嘉时期，船山诗、书已流播海外了。

清代蜀中学者刘沅（1767—1855）《闻张船山下世》云：“西蜀江山险，诗中有霸才”；“坡老僭黄后，疏豪合似君。别开诗世界，笑傲酒乾坤。家恋江南好，才空冀北群。夕阳斜倚杖，愁说为招魂。”诗中肯定船山是清代蜀中诗坛盟主、四川诗人中的一面旗帜，是“诗国霸才”。正如船山七言联云：“诗国霸才今日定，酒家醉墨几人传？”这不正是船山的真实写照吗？

清诗人张维屏（1780—1859）云：“船山诗生气涌出，生趣飞来。……至近体则极空灵，亦极沉郁，能刻入，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细阐物情，或论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

声大如钟镛，或味爽如菰韭，几欲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说明船山的诗歌与乾嘉时期的格调派、肌理派迥然不同，与性灵派亦大不相同，是一位独立的大家。

清代著名诗词家顾翰（1783—1860）《船山诗草补遗序》云：“见其跋涉关河，崎岖戎马，欲歌欲泣，情见乎辞，以为太白、少陵复出也。”“其诗空灵缥缈，感慨跌荡，脱尽古人窠臼，自成一家，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洵乎天才亮特，非学力所能到也。”“先生之诗，不主故常，空诸依傍，句句出人之意外，语语入人之意中，心灵笔妙，为人所难及。”说明船山诗歌，是惊世骇俗的大作，极具感染力和冲击力；船山深受杜甫、李白影响，是天才型诗人。同时表明船山“空诸依傍”，袁、蒋、赵外，“自成一家”。袁、蒋、赵、张，允为“乾嘉诗坛四大家”矣。

清代著名诗人、工部尚书张祥河（1785—1862）《题张船山太守诗后》云：“惊人奇句落灯前，日下曾经识老船。诗派一朝还近宋，名流再世定登仙。呕心酒畔真无敌，插脚尘中亦偶然。天为蜀江重生色，千秋几幅浣花笺。”两江总督李宗羲（1818—1884）《船山先生像赞》云：“峨眉毓秀，笃生英贤。有湖海气，结诗酒缘。至情至性，亦佛亦仙。披图一笑，如见生前。”可见船山既是诗仙也是酒神，其诗生气逼人，卓然大家，诚乾嘉诗坛之泰斗。

清人李元度（1821—1887）《张船山先生事略》云：“幼有异禀，工诗，有‘青莲再世’之目。……其诗生气涌出，沉郁空灵，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其《宝鸡题壁》十八首，指陈军事，得老杜《诸将》之遗，传诵殆遍。……国朝二百年来，蜀中诗人以船山为最。”表明船山真正继承了杜诗的精髓，其诗问世以来就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学者孙桐生（1824—1908）云：“先生天姿英敏超悟，读书有夙慧，十岁能诗。弱冠后壮游南北，通览天下奇山水，才益豪，笔益肆。”“所为诗，专主性灵，独出新意，如神龙变化，不可端倪。近体超妙清新，雅近义山。古体奔放奇横，颇近太白。卓然为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突出了船山的天才，说明船山诗歌重独创、出新意，感时伤世，悲壮沉郁，越义山而近太白与子美。

清代山西诗人张晋《读船山太史诗集题后》云：“手携飞帙上骚坛，诗笔文心两屈盘。才并长卿工赋易，人如平子遣愁难。”清书画收藏鉴赏家葛金烺（1837—1890）《题张船山诗集后》云：“酒酣忽吐惊人句，飞向峨眉化白云。剑气纵横余万里，珠光闪烁仅三分。性灵笔妙元无敌，仙佛才兼迥出群。落落孙洪亦豪宕，当时敛手共推君。”在船山面前，著名学者诗人孙星衍、洪亮吉亦甘拜下风。

清末蜀人傅世洵（四川双流人）在《论蜀诗绝句》中，论船山云：“弱冠闻君已出群，中年阅历老弥真。旁人漫晒无余味，三百年来见此人。”清末诗人林思进（1873—1953）论船山云：“性灵空淡未容攀，后代讥评漫等闲。试问蜀中文苑里，百年谁复嗣船山？”傅诗

强调蜀中文苑自明代杨升庵以来、张船山之前三百多年，没有出现过张船山这样杰出的诗人；林诗则强调在张船山之后一百余年，蜀中未能出现可以继承媲美张船山的诗人。这一前一后的比较，就说明了船山在蜀中诗坛的崇高地位，即为清代蜀中诗冠。清诗人、四川布政使杨揆（1760—1804）在《四川通志》（嘉庆本）中云：“蜀中作者自杨慎以后，唯问陶能继之。”清山东人王培荀《听雨楼随笔》云：“张船山诗有逸气，破除诗中门户之见，一意孤行，目空一世，蜀中诗豪也。”民国戴吉双《四川儒林文苑传》谓船山云：“朝鲜使人求其诗，至比之鸡林纸价。先生固李太白、苏东坡、虞伯生、杨升庵后之一人也，诚蜀中亦大宗矣。”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诗话》云：“船山弱冠工诗，空灵沉郁，独辟奇境，有清二百余年，蜀中诗人无出其右者。”列入《清史稿·文苑传》者，蜀中只有张船山一人。可见，称船山为“清代蜀中诗人之冠”，是名副其实的。

当代国学大师钱钟书在《谈艺录》中云：“袁、蒋、赵三家齐称，蒋与袁、赵议论风格大不相类，未许如刘士章之贴宅开门也，宜以张船山代之。”袁枚、蒋士铨、赵翼号称乾隆三大家，但蒋士铨成就不及袁、赵，风格也不同，故钱钟书先生主张以张船山代替蒋士铨，重组一个三大家集团。当代清诗研究专家钱仲联先生也“力主将乾隆三大家中之蒋士铨换为张问陶。”著名古代文学研究家刘扬忠先生云：“张船山不单是西蜀诗人之冠，而且是清代中期全国诗人之冠。”著名学者王英志先生在《性灵派研究》一书中，将袁枚、赵翼、张问陶列为乾嘉诗坛“性灵派”三大家，并云：“纵观整个乾嘉时期性灵派众多诗人，可与袁、赵鼎足而立为性灵派三大家者，唯有张氏。”张问陶在清代乃至整个古代诗歌史上的地位如何，由此不难想见。

也有学者认为张问陶不属于性灵派，将船山这样一位“于从前诸名家外又辟一境”的卓然独立的大家，强行塞入性灵派，是当代学者的主观武断和粗心失察。古代诗论研究家郑家治先生在其专著《明清巴蜀诗学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出版）第六编《“独立乾嘉一诗豪”——张问陶诗学研究》中，考察了张问陶与袁枚的交往诗文，否定张氏是性灵派信徒之说；论定张问陶主要受杜甫影响，张氏与杜甫渊源最深，堪称杜甫千古知音。并云：“张问陶在性灵派风行一时之际，却不为时风所左右，对性灵派的诗学观点既继承又反拨，当是清代以创作著称而又独立思考的诗论家。同时，他还是古代第一个写诗赞美义军领袖（指白莲教起义军首领王聪儿）的诗人，也是自白居易以后在创作与理论上真正继承杜甫诗学的大家，还是第一个具有一定民主思想的诗人。”“张问陶是巴蜀元明清三代最有成就的大诗人”；“将张氏这位‘又辟一境’卓然独立的大家塞进性灵派的队伍里……其失察及主观之处却是明显的。”著名学者阎嘉在该书《序》中说：“这些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可称独得之见。”巴蜀文化研究专家彭静中先生在其《我对〈船山诗草序〉的认识》一文中说：“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云：‘遂宁张船山，诗学太白、东坡而不袭其貌，袁、蒋、赵三家